



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

马克思历史观哲学境域研究

陈立新 · 著

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

——马克思历史观哲学境域研究

陈立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意义的生存论证明:马克思历史观哲学境域研究 /
陈立新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6

(智慧的探索丛书)

ISBN 978 - 7 - 5495 - 8178 - 8

I. ①历… II. ①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
唯物主义-研究 IV. ①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1425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肖 莉 刘孝霞

特约编辑: 李春勇

装帧设计: 徐 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78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智慧的探索丛书”编委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卫平 冯 棉 高瑞泉 刘广汉
童世骏 杨国荣 郁振华



作者简介

陈立新,1963年11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7月-2004年6月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8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持承担了多项各种级别的研究课题,公开发表了多项专题学术研究成果,分别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历史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必修课和选修课,以及校级通识课《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十多年来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研究领域,立足于当代哲学语境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围绕马克思存在论和历史哲学两个研究方向,大体形成了三大学术研究板块,即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原则的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象的批判性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意义研究。

总 序

杨国荣

作为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于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不仅仅在于“哲学”(philosophy)在词源上与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缘于以下事实:正是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作为哲学实质内涵的智慧,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中文以“科学”(分科之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无疑也体现了科学(science)的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视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则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相关事物。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现象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如欲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之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

去理解这一世界,其内在旨趣则在于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对。

具体而言,智慧又展开为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关于世界的理解,可以从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说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①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上对现象的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确实,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理解世界,侧重于把握世界的整体、统一形态,后者同时又展开为一个过程,通常所谓统一性原理、发展原理,同时便具体表现为在智慧层面上对世界的把握。

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

^① 参见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 323。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加以区分,庄子即提出了“技”进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道”“技”之分相关的是“道”“器”之别,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辨,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至中国古典哲学终结时期,哲学家进一步区分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与“性道之学”,在龚自珍那里便可看到这一点。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性道之学”则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学与性道之学的分别之后,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可以看到,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西方的 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在以上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智慧之思,在社会的变迁与思想的激荡中绵延相继,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进路。这种趋向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以注重理论思考和逻辑分析见长,并由此在中国现代哲学独树一帜,金岳霖先生是这一哲学进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逻辑》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逻辑的把握,与之相联系的是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论道》展示了对“性道之学”的现代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形上智慧的思与辨;他的《知识论》注重知识的分析性考察,但又不限于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进路,而是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为其特点。金岳霖先生在哲学领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视为以智慧为指向的“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这种探索在冯契先生

那里获得了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楔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华哲学进路,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历程。

自20世纪50年代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同时,也把清华的哲学风格带到了这所学校,而关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融,重视逻辑分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则逐渐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独特学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其间薪火相传,学人代出,学术传统绵绵相续,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她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示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作为哲学丛书,“智慧的探索丛书”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在冯契先生10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这一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序

吴晓明

若干年前,我们曾提出阐扬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任务。初始只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课题,后来却有了一些反响和支持,关于这个题目的文字似乎也逐渐地多了起来,这是颇令人感到振奋的。但我们也时常在寻找一些机会,借以申说这一课题的由头和主旨,换言之,这一任务——阐扬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或当代意义——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依据怎样的理解而被课题化的。陈立新博士的著作再次提供了一个因缘,使我们能就上述问题有以申说之。

20 世纪的社会历史运动,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的历史事变,似乎使得马克思哲学的“处境”有了极大的改观,似乎有必要在理论上对这一哲学作某种形式的辩护,似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这一提法本身就已经从属于某种辩护了。然而,真正说来,我们所倡言的这一课题,与其说是辩护,毋宁更准确地说是阐扬与述作,是经由这一阐扬与述作来切中当代人类的重大问题,并就时代的本质与核心有所道说。大体说来,“辩护”往往是就其所失者而言,“阐扬”与“述作”则总是就其所有者而言,而我们在 20 世纪的“历史”中,恰恰目睹了马克思哲学之“所有者”如何以一种历史的“揭蔽”方式强有力地显现出来。如果说,在这一显现过程中毕竟也有“所失者”,那么 we 想说:此处所失者,蔽也;蔽之失,本来不值得特别惋惜的。

但是,要能够切中当代人类的根本处境,并就我们时代的本质与核心有所道说,惟赖真正当代性质的“哲学”,即真正当代性质的“思想之事业”。当现代(即近代)哲学或坚执于自身、或完成于知性科学,从而历史地流于纯粹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之际,上述那种重大问题便或者全部落到其视野之外,或者其应答也全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失语症”。在这种情形下,所谓切中时代核心的本质道说究竟是否可能?或者,究竟在何种立脚点上才是可能的?我们的回答:第一,这是可能的;第二,它在澄清整个现代性的前提并划定其界限的立脚点上才是可能的;并且因此,第三,马克思哲学具有此等切中核心之“本质道说”的承当。事实上,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意义上来使“阐扬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课题化的。

与这样一种课题化的方式相适应,首先要求把马克思哲学当作真正的当代哲学来加以领会和把握。我们当时就此在哲学学术上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马克思哲学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乃是当代哲学,而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现代哲学。此一性质上分野的界标,可以约略地在“后黑格尔”这个短语中得到提示。但是,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直到目前仍然具有的强有力的统治,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被汪洋大海般的现代性所包围,因而其立场,特别是其哲学立场,几乎到处都是依照或经由现代性的框架——无论是使之作为知性科学,还是使之作为“价值因素”或“宗教因素”——来加以解释和把握的;易言之,把马克思哲学置于近代哲学的框架中来理解。诚然,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很少可以被归咎于某些个人之主观理解力的薄弱或故意曲解,倒是更类似于某种“命运”般的东西——它使解释或理解遭遇其支配或强制。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便立即面临着更加繁难的任务,而这一任务的繁难性恰好与一般地承认马克思哲学之为当代哲学的轻易性形成对照。如果我们撇开马克思哲学的反对者和批评者不谈,那么,要承认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或者当代意义也许并不困难:事实上,这种承认还往往是相当轻易的。正像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我们能见到这种承认一样,在他们的批评者或反对者——例如卢卡奇和柯尔施——那里同样能见到这种承认。但是,在口头上承认是一回事,在学说的终局上巩固地建立起这种承认则是另一回

事。而我们经常看到,包括上述二者在内的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或者在开端、或者于中途、或者至终点总是这样或那样地稳当地落到了现代性之下。如果说现代性的哲学核心可以一般地概括为形而上学的话,那么上述的那种解释总是如此稳当地落到形而上学之下。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哲学之洞穿一切知识论路向上的哲学神话学并由此而终结全部形而上学一事,终究是蔽而不明的。于是,我们总是会面对这样的问题:知晓并且承认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并因而力图在解释中超越现代性框架的努力,何以一般地总是可靠地落到形而上学之下?在已然经历了20世纪的整个经验之后,我们的回答是,在关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种种承认和述说中,几乎在根基上都是不假思索的,换言之,几乎都未曾真正由存在论的根基处深入地检讨过,从而那些被直接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就往往以挪用或假借的方式被认可,并以类似于“理性的隐秘判断”的情形作为“根基”起作用。因此,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更为繁难的任务实则是由存在论的根基处深入地检审并阐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不难看出,这一检审和阐明的核心在于,经由马克思哲学之本质的当代性,来瓦解整个作为意识形态的神话学,来洞穿全部形而上学的秘密;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经由这样的“瓦解”与“洞穿”,来把握马克思因终结全部形而上学一事而在存在论根基处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当代意义。因此,我们上面提到的所谓“后黑格尔”这一短语的意思实则是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神话学,终结全部形而上学。在这里,“黑格尔哲学”不是指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指形而上学之一切,亦即整个“柏拉图主义”,或如尼采在“上帝死了”这一警句中所提示出来的全部“超感性世界”。很显然,要真正做出这样的检审与阐明,研究工作不仅是繁难的,而且要求深入,一句话,要求及于存在论的根柢。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将研究的路径概括为“对话”——呈现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真正路径乃是“对话”。这里的“对话”一词取最广泛的解释学上的含义,因此它首先包括狭义的文本解读,其次意味着与我们时代的基本境况形成本质重要的关联,最后,它特别切近地(就哲学探讨而言特别直接地)要求着这样一种对话,即与当代西方哲学——首先是形而上学的反叛者和批判者——的对话。就作为路径之“对话”的意义及内容,我在其他

场合作过详细的说明,这里只需再指出一点,即马克思哲学按其本性来说不可能“孤立主义”地生存,因此它必须而且能够同当代生活以及同当代思想形成最广泛的对话;并且这种广泛而批判性的对话应当迫切地深入到存在论的根基处,以便使一种寻根究底的阐释能够通达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敞开状态。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初始是陈立新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因为它周全完善、无可挑剔,而是因为它到处都是努力与探索的痕迹,并且到处显现出一步一步的前进。这部书的主题是阐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并且力图从存在论的根基处去进行阐说,而研究的路径除开专注的文本解读之外,主要是与当代哲学的对话,特别是与海德格尔的对话。就此我想多说几句:虽然海德格尔在颇有卓识地提示马克思哲学之意义的同时仍然完全错估了这种哲学的根本性质,但其基础存在论的制订与开展却确凿无疑地提示了超越近代性阐释的可能性;在这种阐释的可能性中根本地要求着终止形而上学的种种倒退,并令此等倒退成为哲学上的“丑闻”。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要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置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而只是提示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意义首先在于避开危险,亦即避开使阐释重归形而上学的危险。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发将不可避免地同海德格尔形成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目前形成的还远不是结论,而是某种视域的开启:它使在形而上学语境内被全然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

陈立新博士能够身体力行地去从事这样一种繁难的研究,在我看来已属难能可贵了,而他在这一工作中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实在还令我感动。因为我太了解他刚入学时的状况了,他进步很快,而所有这些进步,都是靠勤勉扎实的努力换来的。至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我不想多加评论,那是应该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的。正像我在前面已提到的那样,这部书到处都是探索与努力的痕迹;既然如此,那么它的优点并不在其完善性或周全性,倒是在于其探索性,在于由此探索性而来的未完善或不周全。如是,则就读者而言,对于这部著作——因而也是对这一探索性劳动——的合适态度或方式便是去阅读它、理解它,或者进而去批评它;就作者而言,则是将这一探索性

的工作不断地推进下去,强有力地推进下去。这是一项不易的工作,在目前的时代处境中尤其不易,因为它是一项守护思想的事业。但正因为如此,我想对作者说:这一孤独的事业任重而道远,勉乎哉,勉乎哉。

2003 年暮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导 论 “认识你自己” / 1

第一章 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背景 / 28

第一节 从历史怀疑主义到历史的哲学认识 / 28

第二节 “普遍历史观念”何以可能 / 40

第三节 历史运动的逻辑表达 / 49

第二章 时代愿望的时代自我阐明 / 61

第一节 逻辑表达历史的哲学批判 / 61

第二节 面向生活世界 / 72

第三节 历史性之为原则的确立 / 91

第三章 人的感性活动与历史来历 / 108

第一节 追问历史来历的必要性 / 108

第二节 历史在人的感性活动中发源 / 118

第三节 “自然界成为人”意味着什么 / 133

第四章 人的现实生存与叙述历史 / 146

第一节 人的现实生存之为历史内容 / 146

第二节 意识命运的生存论透视 / 156

第三节 叙述历史如何才是合法的 / 165

第五章 人类社会与历史真理 / 179

第一节 真理的生存论本质及其解读性意义 / 180

第二节 市民社会的生存论发现 / 189

第三节 作为历史真理的共产主义 / 202

第六章 马克思哲学境域的当代意义 / 210

第一节 走出理智形而上学的误区 / 211

第二节 自律的“历史学”之旨归 / 225

第三节 当代人的解困之路 / 245

结 语 重读马克思 / 254

主要参考文献 / 263

索引 / 267

Contents

Introduction “Know Yourself” / 1

Chapter I The Background of Marx’s Idea of History / 28

1. From Historical Skepticism to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 28
2.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dea of Universal History / 40
3. Logical Expression of Historical Movement / 49

Chapter II Self-expounding of the Times’ Wish / 61

1. The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to the Logical History / 61
2. Facing the Life World / 72
3. Establishing Historicity as a Principle / 91

Chapter III Man’s Sensuous Activity and the Origin of History / 108

1. The Necessary of Researching the Origin of History / 108
2. History Rises from Man’s Sensuous Activity / 118
3. What Does “Nature Become Man” Mean / 133